日历背面

By 茵长

外婆撕下来的日历不会立刻扔，背面干净，她拿来写买菜的东西，写到哪儿算哪儿。有时候正面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，背面却只记着盐、鸡蛋和一把青菜。我小时候喜欢翻过来看，觉得那些大大的数字，和她写的小字凑在一起，很像两种不同的语气。有年暑假，我替她去楼下买东西。纸上写得清楚，到了摊前仍然忘记该挑什么，只好掏出来读。摊主认出她的字，笑着帮我装，回家我把纸交回去，说都买齐了。外婆逐个看过，又在空处补了明天要买的，纸没有因为完成一趟路就退休。后来家里不怎么挂这种日历，她仍留着一小叠旧纸。我说上面日期早过了，她说背面又没有日期。我想了想，确实没什么可反驳。现在去她家，有时还收到一张这样的纸。字比以前大一点，购物清单短一点。我把它折好放进口袋，买完回来，常会忘记还给她。洗衣前摸出来，展开看，正面写着好几年前的一天，背面却是我刚刚替她买过的东西。那张纸究竟属于什么时候，好像也不必只按印好的数字决定。

By 酒猹

日历背面很适合记录不想长期保存的事情，但我往往高估自己处理完的速度。上面写了电话号码，后来改成临时清单，再添一句不知道提醒什么的话。等终于准备丢掉，翻到正面，日期已经远得让人不好意思承认，这件事最初只打算记两天。父亲对此倒很坦然。他的日历纸一叠叠放在抽屉，随手拿一张，完全不关心从前是星期几。我拿来写草稿，有时正写着，突然想知道那天自己在做什么，翻来覆去，题目没算完，倒先开始考证个人历史。这显然不是纸的责任。它只是把可用的空白交给我，我却主动申请了额外业务，试图从一个印刷日期里恢复当年的晚饭、天气和作业完成状况。多数时候没有结果，只有一张已经不再空白的纸。后来我尽量不翻。写完就按实际情况收好，需要留的拍照，不需要的处理掉。但偶尔仍会看见某个熟悉日期，停一下。母亲问又怎么了，我说没有，就是突然发现这张纸比我以为的老。她看一眼，说那你字写小点，还能再算两道题。我觉得她对时间的安排，比我的感慨具体得多。

By Fallon

有张日历纸被母亲拿来试笔，后来夹进了旧相册。我整理时发现，背面写着几遍相同的名字，墨色从浅到深，最后一遍终于顺畅。她看过，说那支笔放太久，不太下水。我问为什么夹在这里，她也不知道，大概当时相册正开着，就顺手放了。正面那一天没有标记，我翻了手机，找不到特别的事。原先以为能够偶然发现某个重要日子的证据，结果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期，和一支需要多写几下才能继续用的笔。我有点失望，后来又觉得，这份失望也没有道理。母亲试笔的名字是我的。她写得习惯，笔画连着，和很多表格上签过的样子不同。那些正式材料都已交出去，反而是这张没打算保存的纸，留下了更松快的几笔。我把它放回相册，没有补上说明。照片里是我们出去玩的一个下午，日历纸却属于另一个季节，两者本来并不相干，如今挨着，也不会让人误认成同一天。过几年再翻，或许又想不起这次对话，但只要认得母亲的字，仍能知道这里发生过一件很小的事：她让一支不太好用的笔，终于重新写了出来。

By青川渡鸦

我不相信每张日历背面都藏着另一种时间。有些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，只是足够干净，还能拿来写字。家里旧日历用来打草稿，我常把日期那面朝下，免得数字干扰。算到一半翻过来，偶尔发现是某个纪念日，也不会因此改变答案。纸的来历可以有趣，但这并不自动让写在上面的事情更深刻。有次同学借草稿纸，我撕给她一张。她看见正面的日期，说那天是她生日。我问要不要换，她说为什么换，背面还挺大。于是我们各算各的，过一会儿，她把纸推过来，让我看其中一步，我也就顺着她写的数字继续想。那张纸后来被折起来，夹进练习册，日期没有再露出。我并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留下，也没有特地问。对她来说，那天可以同时是生日，也可以只是一张刚好用到的纸，不需要每次经过都停下来致意。我喜欢这份不强求。一个熟悉的数字能够叫人想起很多，也能够安静待在背面，让另一面正在发生的事先占据注意。决定怎么使用它的人，才知道此刻真正需要什么，而不是纸上早已印好的日期替所有人预先写下感受。

By 霁声晚

临母亲用日历背面写了我的名字，给我练字。我小时候嫌正面花，写着写着总翻过去看，问

这一天为什么是红色，那一天为什么旁边画着月亮。她说先把名字写完，我便又把纸翻回来。几遍下来，字没有练多少，倒把一个早已过去的月份看得很熟。那张纸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家里却一直留着类似的空白。买菜记账，临时写号码，或者垫在桌上试一支不肯出水的笔。日期印得很大，背面的事却常常很小，几颗鸡蛋，一包盐，某人几点回来，像时间从正面走完以后，又在另一边留下很多还没忙完的生活。有天我替母亲买东西，纸上写着一个陌生日期。我站在店门外等，随手翻看，忽然想知道那天自己在做什么。想了很久，毫无印象，母亲的字倒很清楚，提醒葱不要买太多。回家交完东西，纸被我留在口袋。晚上掏出，已经压得很软，正面的数字折过一角，背面的字却仍能读。我把它摊平，放在桌边，原想拍照给朋友看，打了一句又觉得不好解释，便没有发。第二天母亲看见，拿去补了新的清单。原来我停在那里想了很久的一张纸，对她来说还有一半能写。我把它重新折好，跟着出门，这次没有再翻日期，只确认要买的东西，都在自己能够看清的一面。